

# 情尽丹青映晚霞

——黄杰峰先生的笔墨与艺路

唐云洲

在六安的艺术圈里，黄杰峰先生是个特别的存在：80岁的年纪，却有着“半路出家”的艺路——退休前是市自来水公司的技术干部，退休后才重拾画笔，如今却是丹青能手，成了远近知名的老画家。他的画没有那些大师巨匠的惊世笔墨，却饱含厚朴与温情，带着生活的烟火气，走进寻常百姓家。他晚年这份艺术的执着，恰如辉映天地的一抹晚霞，温暖而灿烂。

黄老生于肥东书香世家，年少时便受省内著名画家郑伊农先生熏陶，后因工作辗转后从事过话剧表演、戏曲伴奏、舞台美术、电影宣传、城市供水管理等诸多工作，毛笔一放就是几十年。当然，早年舞台美术和电影海报所练就的艺术敏感与审美经验，无疑成了他日后国画学习的隐性基础。2006年退休后，他才循着儿时的热爱，敲开了中国书画学习大门，开启了从“工程师”到“丹青客”的优雅转身。

他以“归零”的姿态拜师问道，成了著名版画家、山水画家张在元先生的“关门弟子”，开始从勾皴点染的基础笔墨学起。他按照老师的要求，先啃《芥子园画传》，从石法、树法、水法、云法等范式里抚摸传统笔墨的肌理。有了扎实的笔墨积累后，再跟着老师走遍六安周边的张店、东河口、毛坦厂、独山、苏埠等地的丘陵田园，深入霍山、金寨的深山峡谷，徜徉于大别山大水大库的清波翠岚，把皖西山水的肌理与气象记入写生本里，刻进脑袋瓜里。他还游历黄山、泰山、华山、九华山、武夷山、太行山、张家界等名山大川，将不同山水的风貌与神韵印迹于心，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给自己的山水画创作攒足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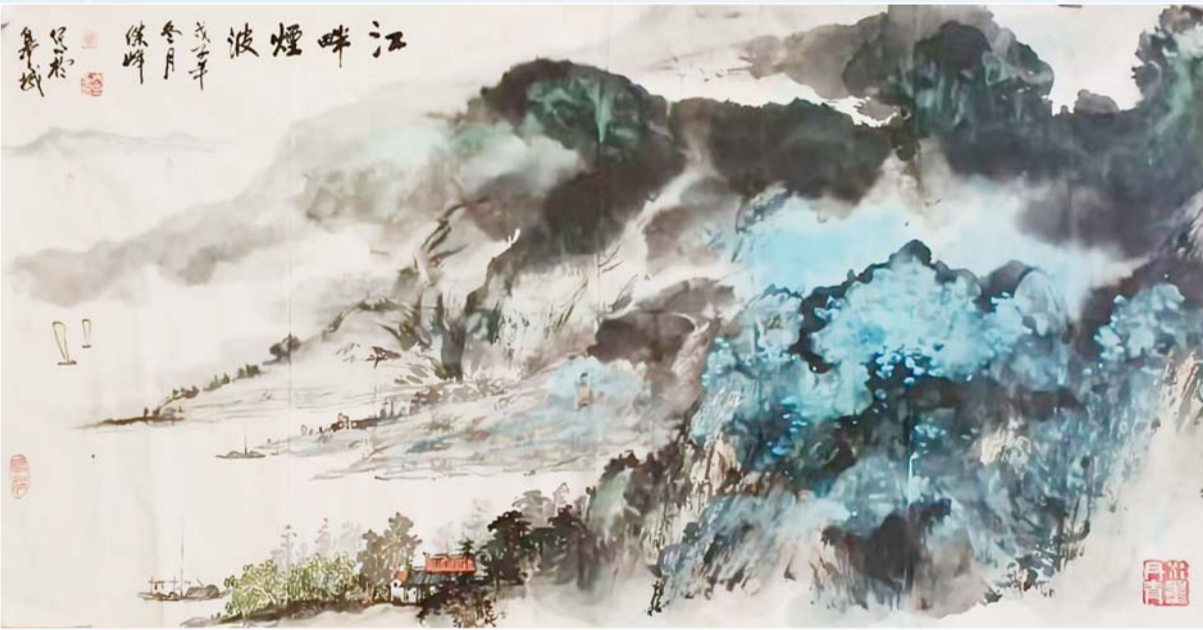
他是个善学者——不光跟着张在元老师亦步亦趋，还找机会向当代著名画家朱修立先生讨教笔墨玄奥，向郑伊农先生再续少时画缘，向萧承震、马自强诸先生学习花鸟意趣，努力把各家的长处揉进自己的练习里。旁人学画常急着出风格，他却肯花数十年磨基础：画山石，反复练披麻皴、斧劈皴的力道，直到笔锋能裹着墨色显出山石肌理；写树木，从枯

梢到繁叶，琢磨如何用点法勾法、浓淡干湿区分层次。这种工程师的严谨，让他的画少了“野狐禅”的浮泛——哪怕是一幅小尺寸的山水，构图的开合、笔墨的衔接，都透着“下过笨功夫”的较真。

黄老的山水画，没有刻意追模宋元明清某家的原貌，也不跟风当代水墨的先锋，他的笔墨底色，是坚守传统的基石和贴近生活的朴实。他崇尚山水可居、可游、可赏的意象营造，最爱说：“大写意里的笔法墨法可以运用在写生中，从而做到随心所欲，抒发情感”。他总是循传统而善墨，重抒情而纵笔。他的画，没有明显的某某派，也无特别鲜明的个人风格，但笔墨有根，画面有温度。

看他的《白云生处有人家》，近景山石连勾带皴，重笔浓墨，树木双钩点厾并用，轻松明快；中间民居设于画面黄金分割线而予以突出，山体树林诸法交替，浑然一体而又层次清晰；远景以淡青墨铺写而成，整体看上去技法娴熟，意境深远，情境相融。《高峡出平湖》，以或虚或实的浓淡墨线勾勒轮廓，再间以留白，或以披麻、折带、苔点等皴法表现物象，最后以淡墨或墨青甚或淡石绿予以晕染，衬出皖西山地敦实的质感，远处大坝的淡墨勾写和近处松木的浓墨刻划则强化了画面的主题，山间的瀑布和地面上的河流以留白配淡青勾出，没有死板直下与急湍甚箭的张狂，却贴近大别山山涧与溧水杭河流的神韵。他的“泼墨泼彩”尤见性情：《江畔烟波》完全是大写意，近景勾皴并用，中远景则勾写点厾与泼墨泼彩并置，彩墨在宣纸上润晕开的边缘留着笔锋的飞白，不刻意化得均匀，反倒有了山风裹雾的动感，生动地表现出烟云雾霭中的皖西山韵。

他兼画的花鸟，也带着生活的温度。那幅《富贵长寿图》里的牡丹，色泽艳丽而饱满，点厾法画出的花瓣边缘能留着结构的外形——这是许多前贤强调的“花要有形”，花瓣和枝叶自带着一股烟火气的舒展。街坊邻居喜欢他的画，正因为这画里没有“距离感”，是能放进客厅、衬着茶桌与饭香的温暖。



岁末听雪落，浮世更有清欢。等待一场轰轰烈烈的雪，这是我多年来的愿望了。

等待一场雪，这是一场季节轮换的修行。这几年，我们这边都是暖冬，要么一冬无雪，要么好不容易熬到一场雪，看着雪花从空中飘飘洒洒落下来，等你跑出来接一把攥在手心，张开五指早已成了水滴。

记得小时候每当大雪如期而至，呼啸的北风摇撼窗棂“吱嘎”作响，夜间大雪压折枝条的声音清晰可闻，还有鸡从地上飞到柿子树上的“扑棱”声传入耳际。“明天就可以在雪地里撒野了！”我们的梦也因为这场大雪变得更加香甜。

“小雪封地，大雪封河”，每一片雪花都压住了凸起的岁月。每一次大雪都是纷纷扬扬铺天盖地，远山、近树、房屋，河流……一切都变成粉妆玉砌的世界。“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它们像一支神奇的画笔，把天地间描绘得银装素裹，琼枝玉叶。

“长天远树山山白，不辨雪花与柳花。”大雪天的早晨，五点到天就大亮了，白茫茫的一片，风声人寂，天高旷远。房屋失去了原有的色彩，柳枝裹上了毛茸茸的雪花，麦子上盖了厚厚的棉被，连无意伸出草芽的狗尾巴上也蘸满了雪花，这简直就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刚停雪的早晨其实并不是太冷。“堆雪人喽！”随着二妮欢快的声音向空中“腾”地一扬，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冲进雪地里，去尽情拥抱这场久违的冬天。

堆雪人，打雪仗，伙伴们无拘无束地玩耍，让快乐在指尖跳跃回旋。亦或和哥哥们一起到野外去撵兔子，

看着兔子在尺八深的雪地里狼狈地向那挪动，我们的包围圈在得意的笑声中越缩越小。

大人们抓紧时间扫雪，铲雪，趁着太阳出来前雪还没有融化的间隙，把雪高高地堆在背阴处，一冬的鱼肉就靠这个天然的大冰箱了。

我们有时也会学着闰土那样用箩筐捉麻雀。大雪覆盖了地面，麻雀们只能到村庄来觅食，我们在院子里扫出一小块雪地，用木棍支起一个箩筐，箩筐下面撒走高粱和麦子，麻雀来吃的时候拉动绳子就被罩在了下面。

儿时的我，还会捡雪吃。在外面玩耍一身汗回来，遇到一片干净的雪便驻足不前。小心翼翼地放在发糕似的雪上捏一撮放入口中，如果雪是甜的，一定会囫圇吞枣地吃上几大口解解渴降降温。我吃雪的事情不止一次被母亲呵斥，多年来母亲追着我擎着雪团奔跑的场景一次次出现在我的梦中。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雪天全家人围炉而坐，细数流年的时光。在外面劳作了一天，吃过晚饭我们团坐在火炉边做着作业，火上烤着红薯、土豆。我们的注意力全在炉子上了，很快红薯和土豆的香味弥漫全屋，不等父母招呼，能炊一杯无火。”我们更希望把家里的双耳小铁锅放在炉子上，父亲小口抿着酒，火光映红了他的脸，我们捧着碗和他一起抬着锅里的菜肴。亲人团坐，灯火可亲，青丝和白发，欢声和笑语，那样的场景温馨而又幸福。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炊一杯无。”我们更希望把家里的双耳小铁锅放在炉子上，父亲小口抿着酒，火光映红了他的脸，我们捧着碗和他一起抬着锅里的菜肴。亲人团坐，灯火可亲，青丝和白发，欢声和笑语，那样的场景温馨而又幸福。

捧一杯热茶，等一场大雪叩门，期待在茶香袅袅中再迎来一个热气腾腾的冬天。

论笔墨功底，黄老确实没经过宋元明清山水画范例的系统研习，他的传统养分，多半来自《芥子园画传》的入门课，以及诸位师友的点拨，还有就是各类展览的熏陶。他没有直接“追着古人走”，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触类旁通、融会贯通，把名山大川的不同风貌及其现当代代表画家的表现手法揉进大别山的意象表现。他把黄山的云、泰山的松、太行山的石，都变成了大别山的“养分”：画《泉落千山白云出》时，他把黄山云海的“虚”，融进大别山的“实”里，用留白晕出的云气托起浓淡墨铺写的峰峦，让敦实的山多了几分灵秀；画《大别山居换新颜》时，他借鉴郭公达先生皖南山水的笔墨手法表现大别山雄浑苍润的审美特征，既得雄强，又涵温润。实际上，他画的山水并非大别山水而是自己心中的“杰峰山水”。

他追求“雅俗共赏”，因为他在意老百姓的欣赏。所以《春泉流香》里的游客、《天清峰远》里的民居，都是普通人能共情的乡村景象。但他也不肯丢了笔墨的韵，几乎每一幅山水都能注意气与河流、山谷的晕染、擦皴和留白，虚空处的处理尽得古人留白透气之法，让画面多些悠然的空濛。这种平衡，是他几十年丰富阅历练就出的妥帖。

黄老的画，从不是孤芳自赏的文人消遣，也没有职业画家的精巧炫技，而是他老有所学的生动注脚、老有所乐的精神符号、老有所为的价值体现。

他是勤奋有为的，二十年笔耕不辍，取得丰硕成果。先后获得安徽省首届老年书画展优秀奖、黄山杯全国老年书画大赛金奖、奥运杯全国书画大赛金奖、第三届中国老年文化艺术节书画大赛金奖、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全国诗书画摄影大赛金奖、第三届中国重刊书画现场创作大赛金奖等多项奖项，山水画作品还被中央电视台书画频道《新春美术作品展》展播。无数荣誉的背后无疑是辛勤的付出。

他是热情敞亮的，从他身上看不到一丝颓废情绪，始终精神饱满而赋予周围以正能量。他把笔墨放进公益里：社区搞邻里活动，他带着画具去现场挥毫；婚嫁大



典的舞台上，他当着省、市领导的面现场作画；就连晨练时组织的太极拳队，他也会为队员挥毫泼墨，说“锻炼是健身，看画是养心”。对他而言，画画不是“炫技”，是能给生活添点颜色的“日常”——就像他退休后组织太极拳晨练队、当社会体育指导员一样，都是“给身边人做点事”。在老年大学和社区幼儿园授课，他从不藏着掖着，总是倾囊而出，一丝不苟，全力示范。他特别重视观摩各类书画展，本地的省城的甚至外地的，总是相携道友和学员前往参观学习。六安名贤书法家刘蔚山先生曾书一联相赠：“有才识者自多高见，为公益事先去私心”，表达了对黄老的赞许。

黄杰峰先生的艺路，没有“夕阳虽好近黄昏”的无奈慨叹，唯有“霜鬓豪情胜春光”的生命礼赞。他的画，是一个80岁老人与社会与生活的对话：用几十年攒下的扎实，画眼里看惯的风景；用晚岁拾笔的热忱，把名山大川的妖娆揉进心中朴素的意象；用笔墨里的真，给身边人添点欢喜。这“情尽丹青”，尽的不是笔墨的极致，是生活的真——而这真，恰恰是最动人的“晚霞”。

(本文图片均由黄杰峰作)

## 冬之况味

石毅

没有风，云不知躲到了何处，天蓝得像片澄澈的海。几只麻雀聚在枝头七嘴八舌，我穿过光秃秃的林间小路，见农田敞胸脯，坦荡如砥。麦地、枯草、冷霜、小河连为一体；两条狗子在田埂上时而低头寻觅，时而追逐打闹；一只野鸡嘎嘎而起，咯咯地飞过小河；一群灰喜鹊喳喳地从小树林扑向麦地；大地轻纱缭绕，灰红的太阳冉冉升起，几声鸡鸣犬吠过后，田野与村庄便一点点暖了起来。

宁静固然美好，但我更期盼北风来临。北风一来，冬天就按捺不住生出许多趣味。风过树林，万千枝条似一簇簇的乐队，呼呼作响，成群结队的落叶打着旋，投入大地的怀抱；风过田野，横在空中的电线呜呜咽咽，如泣如诉，那是纤细与粗犷碰撞的曲子；风过河流，芦苇沙沙，芦花乘风而去，寻找属于它们的远方。波浪前后扑朔，绽放着朵朵浪花，伴着哗哗的壮音……

我们追着风的馈赠，把斑斓的童年散在村庄里：捡几片鲜红的白杜树叶，夹在课本里当书签；偶得一根做毽子的彩色鸡毛或鸭毛管随心花怒放；用竹竿敲打一粒粒金色的苦楝子，去供销社卖，换回两本心心念念的图书；爬树采摘法桐树毛茸茸的果球，蘸几滴煤油点燃，一个活泼的火球立即在我们的脚下飞奔；目不转睛地凝视哥哥用红塑料做的风车，像火一样呼呼旋转……

最难忘的是，跟哥哥一起放风筝。他拉着长长的引线在渠埂上奔跑，纸糊的长尾巴风筝一会儿飞向天空，一会儿像醉汉般跌向地面，一会儿又挣扎着爬起……引线忽然断了，风筝一头栽到小河里。气喘吁吁地跑到河边，风筝泡在水里，尾巴乱糟糟地缠绕着，像濒死的鱼，彻底没了活力。

多年后，那只断线的风筝，还时常飘在我的记忆中，它跌跌撞撞的情景，似乎暗示着某种人生。

田野里，一些绿色的生命在风中坚守。清纯的麦苗像羊羔一样可爱，枯草连绵的田埂上，安居着燕麦、猫眼草、荠菜、野苜蓿、婆婆纳、老鹳草，它们是麦子的同伴，冬天的守护神。风从田野掠过，裹着麦苗的清香与野草的倔强，飘进不远的村庄。顺着风的踪迹望去，柴门、草垛、炊烟，村庄的烟火气愈发浓厚。

瞧，麻雀钻进草垛，叽叽喳喳啄着草籽；老人咬着旱烟袋蹲在背风的山岗上，烟窝里的火星忽明忽灭；老牛卧在脚边，悠闲自得地倒嚼；狗子蜷成一团，把头埋进爪子里。几个孩子围在一起，鸡毛毽子在脚上翻腾，嗷嗷声呼应着天空飞过的雁群，草垛里的麻雀“呼”的一声飞上树梢。

冷是冬天的外套，若俯身凑近，却能触摸到它深藏体内的温暖。小时候的冬天，最喜欢去地窖里拿红薯。红薯窖像母亲的胸膛般温暖，大大小小的红薯像熟睡的娃娃，静静地躺着，不盖被子，也不用进食。呼啸的北风被地窖隔绝在外，只留下一首轻柔的催眠曲。那时候我总想着，要是能变成地窖里的小红薯就好了，不用挨冻，不用上学，像只慵懒的小虫子，安安静静睡一整天冬天。

古人云：“冬，阴气盛，阳气衰。严寒是收敛之气，阴气外激，阳气自内培育。五气之中，唯严寒最仁。”想来的确如此，那田埂上的野草顶着寒风扎根，地窖里的红薯在黑暗中安稳休眠，严寒不是摧残，而是让万物沉下心来，悄悄积蓄能量，以便日后向美好的未来出发。这大概是严寒对生命最静默的庇护吧。

冬天的暖，藏在风里，地窖里，更藏在漫天大雪的诗意里，和雪夜独处的静谧中。

雪是美的，是冬天独有的风景；雪也是庄重的，宛若“天父的谕旨”，一封写给大地的情书。世上再也没有比雪更纯洁的花朵，她只对冬情有独钟。

大雪将至，北风更紧，村庄一片忙碌：大人劈柴、扯草，小孩子钻进地窖里取红薯、胡萝卜，然后，裹紧棉袄，站在门口，仰望灰色天空，期盼着飘飘洒洒的雪花。

雪从天而降，最喜欢的是孩子。他们像飞舞的雪花手舞足蹈，奔走相告：“快看啊，下雪啦！”许多双眼睛一起看向天空，一朵朵雪花落到孩子的头发、睫毛、红润的脸庞。踩在雪地里咯吱咯吱地响，身后留下一串串杂乱的脚印。

我喜欢在雪夜里，钻进父亲的树林。那儿有间小屋，毗邻着漆黑如墨的小池塘。门前棠梨树的枝丫间宿着灰喜鹊，只露出船桨般的尾巴，麻雀则住在屋檐下，与我共处一隅。静谧的夜晚，麦地成了白色的海，渠埂上的树披着毛茸茸的雪絮，听不到鸟鸣，看不到人影，只剩下风吟雪落，大地银装素裹，小屋变成了雪国里的童话。就一盏昏黄的煤油灯，捧一本翻卷了页脚的杂志，心像被大雪呵护的麦苗，沉在时光深处，连呼吸都变得轻柔了。

## 冬日暖阳（外三首）

艾建桥

阳光斜斜扑过来  
捂热了公园长椅上的木板  
几片枯叶在枝桠上，久久不愿落下  
好像在等待什么  
一辆献血车停在银杏树下  
红十字标志，像一朵安静的花  
透着鲜艳和善意  
几位年轻人挽起袖子  
笑声惊飞啄食草籽的小鸟  
穿灰棉袄的老人坐在长椅上  
阳光舔舐他的皱纹  
年轻女孩献完血，将手中温热的牛奶  
递给老人  
听他诉说往年冬季  
那些漫长时光里的温柔

### 冬天的麦苗

一层微霜落在田垄时  
父亲正磕掉布鞋上的泥土  
麦苗是他用汗水，撑起的一片新绿  
父亲弯腰拨开凝结的霜花  
指尖掠过柔嫩的叶片  
像抚摸自己熟睡的孙子  
目光祥和而温暖  
一场大雪覆盖地头  
每一根麦株依然站得笔直  
顶着积雪，也顶着父亲的期盼  
父亲挥锄清理排水沟  
默默教着返青的时节，把日子种进泥土  
他坚信来年，春风一吹  
每株麦苗都会捧出一个饱满的秋

### 冬日素描

乌桕树举着白色的灯盏  
枝桠疏朗，举起一片灰白的天  
几只麻雀在枯草上蹦跳  
啄食残留的秋意  
炊烟从屋顶的烟囱里爬出来  
像一缕柔软的纱，漫过田埂  
把远处的山，晕成一幅朦胧的画  
风里，有柴火的暖香  
农家小院的木门虚掩，不时“吱呀”一声  
仿佛在呼唤，归家的儿子

### 南方冬日

人们依然穿着薄衫  
在铺满阳光的路上奔走  
树木依旧葱茏，一片片绿叶  
如一首首动人的诗，意象跌宕起伏  
正午的风，不徐不疾  
拂过每一条河流  
鱼儿在清水间游弋  
似乎忘却了季节的变换  
岸边的三角梅，开得像一团火  
仿佛要给附近的农民工，送去一丝暖意  
南方的冬天，如一位温婉的侍女  
在一颦一笑间  
酝酿着一场相逢

## 为什么喜欢冬天

贾春婷

因为有一美丽的雪花。每当天空飘起雪花，我便与来自天堂的精灵们成为亲密的伙伴，看着它们跳着世间最美的舞蹈，听着它们唱着最动听之歌，我好似回到了无牵无挂的童年，也好似变回了那个一尘不染，心灵纯洁的人，变成了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心中装满美丽的童话。洁白的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我身上，也落在我的心里。清新了空气，也清静了我的心。

这种时候，迎着飞舞的雪花，脚踏洁白的大地，思绪总是飘飞如雪。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就像美妙的音符，扣打着我的心怀，一串串脚印里写满我的思绪，写满我对人生的期待和对生活的热爱。即便有凌冽的寒风，我也喜欢，因为它让我清醒，更能让我感觉到天地间单一、纯净的美好。有了这雪花，才有了我对美丽、单纯的醒悟和对美好的追求。

数九寒天的冷，因为有红泥小火炉而温暖。这种暖盛过春天禾苗初长的暖，盛过夏天遍地浓荫的暖，也盛过秋天树叶金黄的暖。它是冷热相拥而又彼此独立的暖。窗外大雪纷飞甚至寒风呼啸，屋内却是炉火熏熏甚至热汤滚烫。一个在世界的南极，一个在世界的北极，如同在一个星球，只要保持该有的距离，你有你的风度翩翩，我有我的纯朴温和，彼此尊重，你我都保持着自己该有的样子。

极为严寒的冬天，我们总喜欢围着一炉火，温上一壶酒，约两三挚友，叙着家事、国事、天下事，任时光慢慢流淌，管它窗外尘尘事，我自悠然梦梦身，渐渐地，那微熏的醉意里便有了诗意，真挚的友情都化做了人间的美好和幸福。

时常，走在茫茫天地间，望着枯枝斜杈间屋舍顶上的一缕炊烟，我便感慨“暖暖近人